

414

春秋輯傳

十

學

統

緒

論

十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李元春

謄錄監生臣王鎮衡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輯傳卷八

明 王樵 輯

成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杜氏曰周二月今之十二月而無冰書冬溫 胡傳

無冰者常燠也按洪範曰豫恒燠若此政事舒緩紀網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其象已見策書所載皆經邦大訓人有微而不登其姓名事有小而不記其本末雨雹冰雪何以悉書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於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盈虛此制治於未亂慎於微之意也每慎於微然後王事備矣

三月作丘甲

左傳為齊難故作丘甲 杜氏曰周禮九夫為井四

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
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
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
之譏重斂故書 胡傳為齊難作丘甲作者不宜作

也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
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
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
具一乘耳今作丘甲即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

人為兵矣則未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魯至昭公時嘗蒐于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有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為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按成公以前甸賦車一乘每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每甲士統二十四人即五伍為兩也甲士為之長故亦名兩為甲每甸四丘共出三甲是為兵車一乘之數作丘

甲則一丘出一甲其於賦增三之一也杜征南最號
知兵及釋此亦誤 公羊云譏始丘使也何休云譏
使丘民作鎧也穀梁云古者農工皆有職以事上甲
非人人之所能為也丘作甲非正也范甯云甲鎧也
按以甲為鎧以作丘甲為使丘作鎧不待深於文義
者始知其妄也杜氏云長轂一乘甲士步卒七十五
人此甸所賦使丘出之按丘者十六井耳甸乃六十
四井使丘供甸賦是加四倍恐無此理且經自云丘

甲不云丘乘也此條惟胡氏得之蓋司馬法舊制四丘出三甲三甲七十五人今欲益兵或三甸而增乘或每乘而增甲大要是一丘出一甲四丘為百人矣四丘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二家也出百人視舊為增三之一故民猶可供若如杜氏之說豈有一丘十六井一百二十八家而使之出一乘之賦哉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左傳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 按前年魯乞師

于楚欲以伐齊楚師不出今齊又將出楚師欲以伐
魯故懼而與晉盟赤棘晉地也稱及魯所欲也宣公
之有國也襄仲謀于齊而立之自是疎晉而親齊及
其患三桓之專也歸父謀於晉而欲去之不克見逐
而奔齊自是三桓仇齊而媚晉矣歸父本與晉謀去
三桓及其不克乃不奔晉而奔齊者晉亦強家用事
寧肯為魯去強家哉此其議必有所不諧也幸而宣
公遽薨使其尚在則昭公陽州之孫不待季平之世

矣是時齊少懦矣三家本欲叛齊而事晉加以上怨
宣公於是追治襄仲之事而逐歸父此其所以叛齊
之決而從晉之堅也成公即位之初方經大故未聞
拊循其民而作丘甲將以修怨於鄰國且以反好為
仇則昨齊今晉而無慝色乞師報怨則乍晉乍楚而
無愧辭為操如此盟亦何賴而汲汲以干於大國又
出於三桓忿戾之私罪可見矣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公穀作
貿戎

左傳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劉康公邀戎將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必敗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

徐吾氏茅戎之別也

杜氏曰茅戎戎別種也不

言戰王者至尊天下莫之得挾故以自敗為文不書敗地而書茅戎明為茅戎所敗啖氏曰王師不書戰無敵也敵則但書敗而已人臣無敵君之義也

常山劉氏曰王者不能以義征四夷迺徼戎以取敗聖人立法垂教一書王師敗績于茅戎而尊王之義

與王自取敗及諸侯不勤王之義咸見之矣

冬十月

穀梁傳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
手僂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
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
而笑之聞于客客不說而去 郤克眇范氏從杜氏
作跛 按恐無四國聘使禿眇跛僂適在同時之理
此事當從左氏 范氏曰經冬十月下疑脫季孫行

父如齊六字

附左傳冬臧宣叔令修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

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

問晉之爭

雖晉人伐齊

楚必救之是齊楚同

共也

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左傳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

魯邑在泰山博縣西南

頃公之嬖

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

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

磔也

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

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取龍及侵巢丘不書其義未聞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

績

左傳衛侯使孫良夫

林父之父

石稷

碣四世孫

甯相

甯俞子

向禽

將侵齊與齊師遇

齊伐魯還而衛師與之遇也

石子欲還

衛本聞齊伐魯

而潛師侵之故遇其師而欲還

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

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

如不

無出今既遇矣不如

戰也夏有

闕文失新藥戰事

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

懼盡

成子石稷也衛師已敗而孫良夫復欲戰故成子欲使須救

子喪師徒何以

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

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鞫居

衛地

新築

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

大夫守邑以邑冠之呼為某人

桓子是以免

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

音懸軒縣也周禮天子樂宮縣四面諸侯軒縣

闕南繁

步于纓馬飾

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

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杜氏曰新築衛

地皆陳曰戰良夫不從石稷之言必進而戰喪師

辱國春秋所以罪良夫而以之主是戰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

績

郤去逆反首公穀作手鞏音安

左傳孫桓子還于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

無能為之役便

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